

## 一笑一世界

有所悟

◎单飞

一次和同事一起听讲座，正觉无聊，想与邻座的小李聊几句，忽然听到小李的抽泣声。难道小李被这个讲座感动了？不可能吧。于是就用眼睛的余光瞟了一眼小李，只见小李正投入地看一本杂志呢。应该是书中的某一段文字拨动了小李的某根心弦吧。正想着自己该做些什么时，坐在前排的小王也听到了小李异样的声音，转过头来悄悄地递上一张餐巾纸。小李抬头接过餐巾纸，不好意思地说：“被文章感动的。”我趁机瞄了一眼她手中的书，看到那页上赫然写着：追忆母亲。我立刻明白了，小李又想起了自己的母亲。

一年前，小李的母亲因为一场重病去世了，对小李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。她曾经跟我说过，虽然理智告诉她母亲已经不在，可感情上始终接受不了这个现实。如今，“母亲”已经成了她心中一处不能触碰的痛。平时她都不敢提母亲，就是听到别人在谈“母亲”，她都会悄悄避开，否则泪水就会止不住地往下流。

因为好奇，小王向小李借了杂志回家看。她反反复复看了好几遍，却始终没有想

流泪的感觉。她很纳闷，第二天就问小李，究竟是哪篇文章让她感动如此。小李当然不可能告诉她，只是笑笑，说：“我泪点低。”

父母健在的小王，如今还生活在有母亲呵护的蜜罐子里，怎么可能会产生小李的那种伤母之痛呢？她不会想到，小李流的不是感动的泪水，那是一个女儿对母亲深深的眷恋和浓浓的思念。

这让我想起多年前的一件事，那年我正怀孕。有一天，我先生回家后兴冲冲地对我：“老婆，今年夏天满大街都是像你一样挺着将军肚的人。”我笑了，心里想：尽说夸张话，怎么可能？事过多年我才明白，当年不可能满大街都是孕妇，只是因为自己家里有了一个孕妇，他心心念念想的都是自己怀孕的妻子和还未出生的孩子。于是在路上看到一个孕妇，他就会想这个人和我妻子一样；一会儿又看到一个孕妇，他又会想这个人和我妻子一样……于是，在他的眼睛里就只看到怀孕的人了，一时间竟变成大街上到处是孕妇了。现在我才懂得，那不仅是“你看到的，都是你想看到的”这种现象，更是一个丈夫对妻子真真切切的关爱，一个父亲对孩子实实在在的惦念！

一颦一挂念，一笑一世界。

## 印章

岁月掠影

◎郑超

前些日子整理旧物，翻出一枚印章。这枚印章有些年头了，有限的方块内篆刻着我的名字，用笔细腻，留白简约，仿佛记载了一段厚重的岁月。

印章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颇为红火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印章就是身份证，领各种票据、工资统统都要印章说话。印章还代表着信用与承诺，无论是单位，还是个人，都要专配一枚，更有人把家里的钥匙和印章串在一起别在裤腰上。

印章最初是作为一种凭证出现的，后来慢慢成为个人信用的象征，进而成为权力和身份的象征。印者，信也。古代征战中，将领每逢攻取城池，先要执取大印，方可号令军队。

记得当年村里有个叫汪美菊的老太太，寡居多年，儿子在上海工作，月末或月初都会寄钱过来，一张小小的汇款单成了老太太生命中最重要等待。那些天，老太太总是站在窗前，脸上带着恬淡的微笑，守候着瞬间而来的幸福。终于，弄堂里邮差一路车铃声，然后抛出一句“汪美菊，汇票——”，老太太早已迈着小碎步从屋里赶出来，手拿红色的印章嚷嚷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然后把印章郑重地盖在邮递员手里的回执单上。

有一天，父亲要刻一枚印章，但他不会写自己的名字，所以只好带着我去赶集。高桥的老街不长，一到赶集日，到处人声人往的，那些有年头的老店铺、老行当生意分外兴旺，铁匠铺的火星，包子铺的蒸汽，占据街头巷尾的农副产品，让人真切地感觉到日子的滋味。刻章摊在老街一隅，刻章人是个三十多岁的小伙，脸型饱满，五官跟他刻的字一样周正，只是腿脚不便，椅子旁总是倚着一副木制的拐杖。方桌上摆放着形状不同、大小不一、质地各异的章坯，几把木柄刻刀，一块木质楔子，一块粗砂纸，一块细砂纸，就是刻章的全部家当了。刻字时，他和钟表修理匠一样，把自己埋在一个玻璃罩里，先用铅笔写上反体字，然后一手拿稳章坯，一手拿刀雕刻，一丝不苟的样子。刻刀在指甲大小的章坯上游走，吱一下，吱一下，楔子中间夹着的圆形或方形章面，就或凹或凸出现几道笔画。他努起嘴轻轻一吹，将细微的碎屑吹飞，左右端详一番，然后再刻……不到十分钟，一枚漂亮的印章诞生了。

玻璃罩旁放着一张白纸，盖着一些红印章，那是他的作品效果图。公的、私的、大的、小的、朱文的、白文的、楷的、隶的、篆的，让人感觉到满满的艺术气象。

有人来取走刻好的印章，他顺手把那枚印章在白纸上按一下，来人见到纸上红白相间的名字，满心欢喜，放下钱拿起印章就走。他把桌子下边的小抽屉拉开，把钱放进去，接着干后边的活儿。我一直傻傻地站在他身边，他终于发现，问，你刻章？我回答，是我父亲的。他说，那你把名字写一下吧。我拿起他身边的铅笔，草草写好，他看了我一眼，面带微笑，读几年级了？三年级。嗯，字写得不错。那我能学刻章吗？我傻傻地问。他把眼睛笑成了一条线，然后说，小孩子还是好好读书吧。

那时起，我对自己的未来作了一次“深刻”的谋划，那就是要学刻章养活自己。回家后，先练习“反字”，这是刻章的第一步。玻璃窗是最好的练习“反字”的地方，呵一口气，沾点水把字涂写在玻璃上，跑到背面，感觉一下这字是不是写得“正”。操练了些日子，挑了根断裂的钢锯条，胡乱地在木头、石块、墙壁、金属上涂鸦……终于，我能在一个白萝卜上刻名字了，虽然字体有点大。这是我拥有的第一枚“印章”，颇有成就感的我，把家里的旧书、废纸、信封……总之能印的地方都留下了萝卜章的痕迹，令母亲恨之人骨。

工作后领第一份工资时，财会说要印章，否则领不了。我在高桥老街寻找刻字店，当年的那家刻章摊早不见了。寻寻觅觅，终于在一弄堂里发现一家私人刻字店。这是第一枚真正属于我的印章，雕工、款式都十分令人满意。

这枚印章后来经常被我用在新购买的书籍上。每次购书回家，我都要在扉页上编上号码，写上购书时间和书店，然后签上自己的名字再隆重盖上那枚印章。每每翻书，从扉页上看到那个鲜红的印迹，我总要为自己拥有那么好的书籍而感到欣喜。

可惜，如今除了舞文弄墨者尚在把玩印章，这东西已渐渐淡出老百姓生活的舞台。



◎蒋静波

## 水月

家乡河道纵横，出门皆水。根植于心的，是水边的月亮。

家门口弯弯曲曲的小河边，连绵着一大片芦苇。傍晚，天尚亮，月亮已经出来了，像是怕羞，总要在河对岸的芦苇丛中躲上一会，才一跃而出，静静地停在苇尖上，仿若用苇叶系着一只银白色的茎气球，伸手可及。

夜色渐浓，月亮渐高，在河的上空盘桓。孩子们早上了岸，吃了饭，来到河边，却不敢下水，怕大人口中力大无边的“河水鬼”披着长毛，瞪着绿眼，将人拖去，只好趁着朦胧月色，以贝壳当杯，以水当酒，以瓦当碗，以草当菜，在岸边办家家。

“砰砰”，月下的捣衣声，拖着长长的回音，从这个埠头传到那个埠头。“哗啦啦”，衣服在水中上下翻飞，河水漾起了波纹。月亮颤了颤，颤成了一粒粒碎银，一条条银簪。

水上划来一只小船，“呀呀”泊在埠头边。男人跳上岸，见四下无人，弯腰，扮鬼脸，百般哄劝，女人才忸怩下船。男人抓住女人的手，朝自己的脸“啪”的一巴掌，女人掩嘴一笑，踏着清辉，和他回家。

那一夜，白天劳作互不搭理的姑娘小伙，依在桥边，轻咬耳朵，指月盟誓。姑娘随手折枝芦苇，编个同心结，编只凤凰于飞，插在小伙的衣袋。后来，父母棒打鸳鸯，姑娘含恨投水自尽。月亮照着姑娘惨白的脸，照着悔恨无边的亲人。

月光之下，水边，白亮亮的一片。是谁，临水而伫，捧着书，似看非看；是谁，在河畔拉起《二泉映月》，满腹心事诉与明月；是谁，在桥头那边，仰头轻哼“弯弯的小船悠悠，是那童年的阿娇……”重温少年的情怀；是谁，在河边的地里，牵着老牛，还在耕田，“哞——”的一声，穿破了月空，犁开了夜幕。

宁静的水月，永挂在记忆的夜空。

## 炊烟

总是踩着晨昏午间的时点，于粉墙黛瓦上，升起缕缕炊烟，向着蓝天白云，升高，飘去。无风时，它不急不躁，对着小桥流水，向着广袤田野，转身，回眸，将身影拉得纤长；清风徐来，它纱裙飘逸，一飞三折，于若有若无间，融入天空，寻找它的天堂。

田间劳作的男人，抬头，看见家里炊烟升起，如听见了无声的呼唤。扛起锄头，走过田塍，在水渠小河边洗洗，回家。眯着眼想，桌上，必端上热腾腾的菜了吧；杯里，必斟上香醇的酒吧？野外玩耍的孩子，见了炊烟，收起野性，向家飞奔。顺手拣几只田螺，采几个蘑菇。咧着嘴笑，炊烟下的妈妈，会夸我懂事了吧？或是递给我，一根煨年糕？

奶奶的话，伴着锅里大米的清香，始终萦绕在炊烟中。懵懂的我，记住了爱惜粮食，勤俭持家，是做人的本分。大人们出去了，孩子们闲得无聊，点了柴火，将铁锅烧热，掀开锅盖，一锅金黄色的锅巴，香气扑鼻。在外的母亲，见了炊烟，一笑而过，从不点破。

炊烟喜欢热闹。最先冒出的那一缕，是一种信号，继而阵容壮大，不久，家家户户的屋顶都飘起炊烟，如天上的仙雾。整个村子笼上了神秘的色彩。若是，谁家的烟囱仍无动于衷，有人会细问端详。

午后，谁家冒出了炊烟，一丝，一缕。邻舍循烟而来，寻到琴姑娘家；女主人正将一碗长面蛋，递与一个陌生小伙，琴姑娘含着陪坐。琴姑娘相亲了！消息在炊烟中传遍整个村庄……

## 散文两题

意境